

藝文類聚

六

鑒金誠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易曰君子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天

道惡盈而福謙 尚書曰辛 曰來禹降水傷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 貝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又曰 聖哲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室 有公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 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

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 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 矜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

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具無虞矣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 又曰躬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左傳曰晉

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 則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

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 又曰成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疠

也子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 惡石子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禮記曰好

田好女者亡其國 孝經曰在 小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

君子有二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

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

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 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

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 古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又曰吾聞

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小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

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老 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孔子曰苟奉教 又曰舟非水 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治民犯上則

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

者鮮矣子慎諸 又曰以富貴 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

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 成禮而已矣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

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勸莊足 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紂王紂 以紂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



則昌不肖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 鄙語曰不知為
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實而
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准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
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管子曰齊相公與管仲鮑叔牙
寧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
管仲仲無忘其束縛在魯寧戚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彌衡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邢戒之曰無煞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無
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
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自必剝其角美者身見煞甘泉必竭
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立忌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
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菜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
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者霸自為謀
莫已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
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戢也常擇髮吐食以接天下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
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
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愿怨反性則貴矣適情
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
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
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
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問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
身之本在於群臣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
佞且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
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漢書曰揚暉失官居家治產

葉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大臣廢退當閉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 東觀漢記曰尚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矜乃因譙曰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一文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見照前世以爲鑄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其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上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罪徒補邊而寧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久得下和宜陽爲簡易寬小過愔大綱而已 **後漢** 傅毅志詩曰咨爾庶上追時斯昂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曰自逸但年如流勉

茲暇日

魏 陳王曹植矯志詩曰芝桂雖芳難以餌魚尸位素餐難

以成居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 又矯志詩曰抱僻

塗乞無爲貴寶履履仁進福無爲貴道死鳥始遠害不若卑栖

靈虬避難不耻汗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

朝万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螳螂見

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佐知賢覆之盡烹之

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闔舌爲發機門機之闢枯矢

不追 **魏** 繁欽遠戎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旣文

旣武郁郁栢栢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普其心爲國蕃輔閭

閭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闡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

有盛衰老氏和其光遽瑗貞可懷 **魏** 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

清白蟻隙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思夫闇明白曲突

不見賓焦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寘善猶有

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 張華勵士心詩曰仁道不遐

德輔如羽求焉斯一玉衆鮮克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
泥在鈞進德修業嘔丁光日新 **晉**潘安仁家風詩曰縮髮縮髮亦
鬢止日祇日祇勤亦慎止靡專靡有受之父母鳴鶴匪和析薪弗
荷隱憂孔疚我堂靡措義方既訓家道顛顛豈敢荒寧一日三省
晉嵇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直木五常中和為至德嗜欲雖不同成生
所不識仁者安其自不為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
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堅敗楚軍長夜傾
宗國詩書著明戒童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
芝味醴泉何為昏 **四色賦**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者東閭延賓高
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
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賈微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
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群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替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階行德安而保身忘
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 **顏冉之遭命** 惟禍

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
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
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鄰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
不及去惡如探湯恐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晉**戴逵申三
復扶員曰嗜甘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
淫彌汰心與慎乖則理與險會然後侵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
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為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
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庚信周
公伯禽替員曰伯禽居魯嘗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誣北山有梓南
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箴** **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
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
亂常是曰敗政 **止** 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
貴長夜荒醉日一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
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淨表

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與哲人勿謂斯難 **訓** **晉潘岳**兩

階銅人訓曰言之有感託乎多士言之不感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

四海無曰莫聞鄉音振万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然豈在大纖介是興

誡 **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

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

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群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賈

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

常家 **後漢** **鄭玄**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

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非拜國

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為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恭順威儀以近有德

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可不深念耶 **後漢** **高義**方清誠

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保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

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眾煩中

年弃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 **抗**

志凌雲煙滌蕩弃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之澄

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

谷神綿綿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

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

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

長跪稱父誡以辭之苟仲辭君而沉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

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

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魏王昶**家誡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

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巨

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眾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万户

封學養性之道弃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

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悞之累積而好奢則離驕上

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魏荀爽**女誡曰詩云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

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

以崇各蠹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

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

不與同遊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

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 **魏程曉**女典篇曰丈

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聞則仁義廢矣婦言

虧則辭令慢矣婦公簡則織紉荒矣是以禮有功官家室之教

詩有痛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

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

必危在家必亡 **晉** **穆康**家誡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

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貳耻

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

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

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

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

意故雖榮華熠燿無結秀之勤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

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繫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

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感者也

吳 **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已度

嶮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眾人尊之而

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拆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

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焉自飾見尤則弃善端凡失名位

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眾人疾之害一善則眾人怨之雖欲陷人而

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願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偽從

實遺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忠貞賤無常唯

人所速苟善則死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凡庶可

勉哉 **吳陸景** 誠及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
智士或山藏林竄鼠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
高畏其危處滿懼其及也富貴榮勢力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
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滂豈棄貴
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威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名
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離患携禍鮮以善
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
昆嗣 **蜀諸葛亮** 誠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
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
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
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慮將復何及 **晉李充** 起
居誠曰温良恭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
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未俗
謂守慎為拘豈退慎為怯弱不遜以為勇無禮以為達異乎吾
所聞也 **宋顏延之** 庭誥曰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周明之
德也厭滋甘而識空噍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夫叱髮膚於草石方
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 **司慎** 其濫惠誠其偏 **司濫** 則無以為
司罰 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斧束裝盜金
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煙妨火
桂懷蠹蟲而蠹蟲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蟲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
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
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
而不汗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丹
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後漢** **崔瑗** 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
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身而後動
謗議庸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在涅貴不緇曖曖内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
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 **卞蘭** 座右銘曰重階連

棟必濁汝真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若人不汝聞無謂幽冥獨若群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書漢劉向誡子書曰汝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作敬事苟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吊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黷政蹇之容故被安章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吊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吊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吊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張奐誡兄子書曰汝曹薄祐早失賢父尉單藝

盡今適喘息聞仲社輕傲者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無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

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為師汝人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悉我我無自足過爾亦已矣

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穴後室如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

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後漢馬援誡兄子書曰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夫信而納忠者謗也

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及一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
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一貫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
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
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魏王脩** 誠子書曰自汝行之後恨
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
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受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
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
之且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與共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
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達斯數矣
父欲令子善唯不能煞身其餘無惜也 **晉羊祜** 誠子書曰吾
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
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認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
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俾恐汝兄弟未之能也
竒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

忠信行則篤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
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
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暮乃父各各諷誦之 **晉殷襄**
書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
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為姚平所誡此治世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
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弗父何三命盜亦晏平仲久而劬之曾
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况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
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為范武子所嘆亦非汝之美也若朝
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
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位爾其念之爾其念
之 **宋陶潛** 誠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趣開卷有得便欣然
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中
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犧皇上人等雖不同生當思四
海皆兄弟之義鮑叔劬仲分財無恠情歸主伍舉班荆道舊遂

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其父之人哉 **梁簡文帝**誠當陽

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關者學子一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

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

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

孝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為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

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為弓為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

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日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

為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上人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以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

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一牙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

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仕一貫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

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陞陌亦通渠畎相屬茅樓迴榭頗有臨

眺之美孤岑藁薄不無糾紛之阻雖云人外城闔密邇凡為人長殊

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綰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

藝文卷二十三

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

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

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

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

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

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

魏王粲安身論曰盖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

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

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次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

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

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

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

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

至也。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然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難，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三

人部七

諷

諷

諫

毛詩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豈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受梗楊人賄闇沒汝寬欲諫待於庭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唯食忘憂今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楊人 國語曰晉平公射鷓使豎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為大甲所以封于晉今君嗣唐叔射鷓不得是揚吾君之耻速殺之無令遠聞君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諷

怵愧乃赦之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城勝之上其財出其民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恠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舍之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舍之驛韻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願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事具朱 諫來篇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也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群臣大悅 史

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蕩蕩寂寂來不可上易為漆耳難為陰室二世笑而止 又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孟與言子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以優孟孟為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為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以得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東武侯母當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嘗辭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願乳母入辭如其言疾步數還願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願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

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煞人一當死也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為重鹿賤人二當死也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嘿然遂赦之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煞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群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稽載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群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為只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為戮也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焉侮其臣者乎對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夫知日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能推車 又曰魏文侯與

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二石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曰以是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趨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二石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黃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又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田犝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榆上有蟬高居悲鳴不覺蟬蝦

藝文卷二十四

二

五

在後蟬蝦委身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延頸欲啄蟬蝦而不知彈丸在其下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志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世記曰桓玄好獵麕兔騰逸叅佐無不效繫相道恭常自帶綿絡繩著腰中玄問用此何爲荅玄獵好縛人士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小老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爲元王傳又傳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八世同王赦聽譖寔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宣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

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媿 八馬悠悠是放
是駟所引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老嗟我王漢之睦
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命在桑榆東岳與
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樂無為待來茲室
廣致疑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墻飾巧無窮
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國** **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
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
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主樓䟽堂道德純備
讒口將將仁人訕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生世殃龜龍為蠅蚌
鳩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拘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
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琬玉瑤
琳不知佩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媿子奢者莫之媒也媿母力父莫
之喜也以盲為明以龍耳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
其尙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

身軀容冶內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

謂王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王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
主人之女醫羽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
排巨戶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美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
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夕言臣復援琴為秋竹
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曰怵惕心兮徂一牀橫自陳兮君之傍
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 又 **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
偕受鈞於玄泉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鈞
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可謂無術乎
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鈞又焉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
鈞者何玉曰善鈞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鈞非鍼其餌非螭也王
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鈞也以至賢為竿道德為綸
仁義為鈞利人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其鈞道微也非聖孰能
察之王曰鈞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鈞易見昔 **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

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多幻矣。群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墮釣失，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去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為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於叔止乎其域；繫乎物者，曲豈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墮，而風之力蓋實分；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未何哉？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斂。系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宵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豈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徵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於表者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復仰瞻，眇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埋為窮流，一匱之繫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有豪士，芳遭

世有豪士芳遭

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璫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甚月，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保。言曰：囹中而弗具，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未宁。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琬璣以長謝，頌萬邦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擠為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論 **陳王曹植**《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然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頌曰：伯勞乎？是子栖吾輿，吾子飛勿居鳥，尋轍而栖于蓋。吉甫遂射，然後妻以訕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訕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為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嗷嗷，然故俗憎之。

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果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為子計者莫若死頸戰翼必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女足之者曰嘗聞鳥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唱不善也得螻有莫不馴而放之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為害身也鳥獸昆虫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 禮記曰為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威儀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辰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絲之事官司之守北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

之儀伯稱疾不從 又曰不華父督以郛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威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郛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虢虞之謂也武部戰又曰晉師為楚所敗既歸荀栢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煞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逸禮曰衛史魴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于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徒喪於堂

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然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食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後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為鍾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政于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為遽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呂氏春秋傳曰越飢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非天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讎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飢請食於越弗與及攻之夫老為禽 又曰衛靈公天寒饑

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後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 又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宮

居之張良諫曰夫秦為無道故沛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

狗馬婦止以千數意欲留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

阿虐也且心言逆耳利

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壹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漢書曰邳都景帝時為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因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及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滿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

爛然可睹矣 又曰成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偽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曰長禍不細 說苑曰楚莊王筑臺置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骨而越并之桀然閔龍逢而湯得之紂然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超出王遠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為兄弟廢層臺罷罷民 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龍耳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天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楚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一家立社稷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

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左伏楊姬右擁成姬曰吾鍾鼓不暇何
諫之聽縱曰日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
手右袖佩刀列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
費用下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
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
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
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
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百石減
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
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漢武帝故事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
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入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斂之以有限之士資
無已之誅陛下欲與爲治乎 東觀漢記曰張堪爲光祿大夫數諫
堪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專具職部
光祿篇謝承
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謂三空加之兵革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佳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
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
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嘆曰恨不用
郭憲之言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
外有諫者敎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
逵送獄 魏志辛毗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
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
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
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 吳志曰孫權旣爲吳王歡宴
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待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
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
後飲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朝

弃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表

魏陳王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

東負岨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者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澁如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蚕不殺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秦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齊晉王陵上

卷二十四

十

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軋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謇言諤績宣王文具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魚鱸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尚質浮侈田萊蕪替棫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聞興規衮廢能補如此則壤詠無遠轅樂可追

書

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

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

旗樹靈龜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罍不為玩好而駿馬馱駝不實外廡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死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誇海內也

漢鄧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

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成集聖王砥節脩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人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服藁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

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矣

漢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

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足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而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礮砢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良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昔白起為秦將南伐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漢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

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其貴育臣之愚暗

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
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父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
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
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一息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房梁元帝忠臣傳諫爭篇
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
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
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未忝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
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軌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聲言傳
路處則憑玉負辰事無斲舛意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况感哀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
之以剝削囚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汗宮渚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
毀冕之罪暴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

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交穗黍離彼於宗廟故瀝血
抽誠披曾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莫桐宮有返道之
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
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論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仁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
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恠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者有
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
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
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政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
而忘死矣漢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
忠其言至昔善將國者不忘危善食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

史良醫醫靈著信名龜咸沮以盡忠正言不蔽非占故能遷各延譽轉禍為福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四



說

說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生以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聞秦焉取之聞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又曰晉郟缺言於起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舍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知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並撫之世以事秦立依

卷第二十五

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又曰楚子

鄉食魯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強聞之見公公語

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

賀乎公懼乃反之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

谷口南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

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言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霸王之業

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之

計有失也又曰秦惠王以女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囚燕喪

攻取十城蘇秦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吊齊王曰何慶吊相隨之

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死同患夫燕

雖弱小強秦之壻也王利其十城而與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

喙之類也王曰然則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

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王是王弃強仇

而立身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豎曰



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然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然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狼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築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以報弊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葉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弊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為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鵲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為脯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鵲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交兵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孰計之 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為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言之可乎楚有祠者錫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足為足未成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云其酒今公攻魏然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去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為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子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弃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

為雞口不為牛後今西而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與
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為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
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姓不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

秦王曰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後諸
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寧上掃除足
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急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
帝之賢弗能并也秦王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臣聞
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
下趙此乘勝而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
下所歸乎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勦力西面
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又遷然義帝漢王

三
夫

聞之起蜀漢之兵責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蜀
漢之粟萬斛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然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
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阜
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版圖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漢王
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
使陸生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
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禍且及身
也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
煞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事具治政 部奉便篇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
月乃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
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大王大王至又
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
羽然其言 又曰趙王乃與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
獲燕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出所養卒乃走燕辟問曰何知臣欲燕將

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咄餘何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為忠王實欲燕燕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王右提左勒而責直義致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迺歸趙王 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平陵方望為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囂從其言 又曰隗囂將王元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鄉音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弃千乘之基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見富士馬最強北取西河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

以霸囂然其計又曰功曹李計說公孫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莫實所生無穀而飽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号未定志士孤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為天子 又曰鄧禹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假号往往群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尊主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攬延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天下民之命以公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 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出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救之必無患矣卓以為然 又曰曹公軍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

勿疑 漢晉春秋曰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卒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上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於漢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沉舟絕迹全功保身登我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爲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書** 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北月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鈞篡也傅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詩不免爲辱人然而管仲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匡天下九合諸侯使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願後即不免爲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去三北之耻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煞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公其圖之 **漢** 司馬相如諭難蜀父老書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沾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非結軌還轅東嚮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于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音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若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倫靡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開沫若徼梓柯鏤

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方將增太山之封鳴和鸞鳥揚樂頌上減
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寰宇廓之宇而羅
者猶視乎數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
也 **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
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豈有
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
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闕影何施
眉目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鷓臬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
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
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 **後漢**馮衍說曰皇帝
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効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
卷天下攘除禍亂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因以去亡新就聖漢故易以樹恩布德
易於周洽其猶順驚風而悲鴻毛然而諸將鹵掠至乎逆倫絕理
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殄盡其財產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
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民惠愛之誠
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舉踵而望者非一人也且
大將軍之事豈得在於珪璧束脩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邵虎夷吾
申甫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漠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比
諫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即力屈民愁即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
真定之際復擾兵革雲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乎 **魏**
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用成大變
若韃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縮嫌畏於已隙英布
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弃碩
交不能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齊見博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

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祚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郢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天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迹迹巴岷遂作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至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相獨見之臨登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奮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裂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号之雄稽顙絳闈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虐亡韓

并魏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今百寮濟濟俊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後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晉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畧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沔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士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殄滅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逸宇內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虐人神煞父害弟偷竊位号自古及今豈有聰

比而可以王天下者乎見將軍明臨金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之弊
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己用名位不可得守有若晨霜秋露雰霧
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是見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
乎 **晉** 栢玄與劉牢之書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以是安歸
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勲業則身與金石等
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夫明者見
於無形愚夫安於所就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 謝莊爲朝臣與雍州
刺史袁顥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逮數或躬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
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
匡拯家國提敵蒼生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器何主當誓衆奮戈
剪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
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 簡文帝與魏東荊州刺史李志書
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自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
邁豈可屈志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埽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

蒸雨合所摧所剋是卿之具間也且僞國沸騰四方幅裂主虐臣姦
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
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月闇投昔日人爲誠隣蕃贈藥有可虛懷
密驛輕郵側望歸簡 **梁**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聖德治天
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弟弘識遠鑒無俟傍說
事重情切不能默已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可謂吞冰療寒揚湯止沸
侯景所以未敢窺兵江外正爲蕃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
是謂代景行師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鬪况弟與湘雍方須叶力惟親
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得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卧
積薪日待焚熾狂夫尚猶阻之智者反致其惑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梁 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
鴻鶴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
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慄對穹
廬以屈膝又何劣耶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鳥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曲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嗜哉

嘲戲

毛詩曰善戲謔方不為虐方左傳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其患之脫肩少進馬還又其患之拔旆投衡乃出頤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日使楚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又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及嬰坐左右縛之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及平病焉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毒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盞盞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嗜酒者蓋其勸勵探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王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之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郤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向拾遺於後下莊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子慶忌為期門上乃大笑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曰韓曾晝假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魏贖曰丁謚父斐初隨太祖太祖

非卷

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祖征吳斐隨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
官後太祖啗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謂左
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我重治我非不知清良也譬言如人家有盜
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虛收貯遂復斐官如初 魏略曰太
祖請會啗王即曰飲太祖不能効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也即仰而嘆
曰且適難值如即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蜀志曰
張裕饒鬚鬚先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今稱曰諸
毛饒涿居乎裕即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
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鬚故裕云
此也 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
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
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吳志曰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
啗闕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用勸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
橫目向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
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對 江表傳曰孫權
以鄭泉為郎中嘗為之言卿好於魚中面諫或失禮於寧寧不畏龍
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
宴權乃怖之命提出有司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
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無憂至死當出閣感惟威靈不
能不顧耳 典略曰魏文帝嘗賜劉禪郭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
為像因書啗禪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
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禪荅曰聞荆山之瑾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象女
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臣之憤此四寶者伏朽石之
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皆亦不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
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 吳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
粒恨禪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 可納也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
燕見蜀使費禕逆勅羣臣使至伏食 勿起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
起禕啗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驘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爰植

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郗詵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目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戲耳晉中興書曰刁彞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文士傳曰秦據朝沙門干法龍曰今大晉弘廣天下為家何不全髮膚去袈裟衣舍故服被綺羅入滄浪濯清波隨太陽耀春華而獨上違父母之恩下失夫婦之疋雖受布施之名而有乞丐之實賈平顧愷之家傳曰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謂曰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使君曰居家者遇物斯乘卿輩即轆中客也語林曰劉道真於河側自牽舡見一老嫗採菘劉喟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菘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舡又曰道真嘗與一人共索祥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並青不啗之曰青羊將兩羔嫗荅曰兩猪共一槽又曰許玄度將弟出都婚

世說新語

諸人欽遲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弃之玄度為之作賓主相對直長歎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又曰鍾雅語祖士言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又曰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問卿何處荅曰西人太傅應聲戲之曰在西頗見西王母不恭靜荅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東已見東王公太傅大愧又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於是為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疏取世說曰庾元規語周伯仁曰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耶庾曰方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搪突西施耶又曰諸葛瑾為豫州別駕示兒知談卿可與語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復云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荅曰豈惟四凶亦有丹朱又曰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為是幾艾鄧荅曰鳳兮鳳兮故是鳳又曰桓南郡出射有劉參軍與周參軍同用賭垂成

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相撻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又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桓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物二稱謝未即荅郝參軍荅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又曰司馬太傅齋中坐天月明淨歎以為佳謝景重荅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耶又曰荀鳴鶴陸士龍二俱會張茂先坐共語陸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勢爾矢荀荅曰本謂是雲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弓強是以發遲沈約宋書何承天除著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姪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姪母何言耶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意若何文義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晉

李充嘲友人詩曰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

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辰不我俱中

藝文卷二

二

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日想妍麗容章存清媚音修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逝將尋行役言別涕沾襟願示降玉趾一顧重千金荅客難東方朔荅客難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主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尊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尊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嘗手故安敢望侍郎乎又漢楊雄解嘲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網人紀析人之圭儋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五子幸得遭盛明

之世處不諱之朝歷入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入主下談公卿頤點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楊子突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結群鹿爭佚土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龍衣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皐陶戴纒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七晏嬰與夷吾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疋夫壁言若江湖之涯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也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吾聞之也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靜爰清遊神之廷惟寂惟真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關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認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初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

卷下

二

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孟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華關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填窟雖其人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後漢班固賓戲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體衡門潛神默記一旦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安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務馬當此之時擗朽磨鈍鈇刀皆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囂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樵悴福不盈耻禍溢於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傲君呂行詐以

賈國說難既首其身乃囚秦化貝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掃
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
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
魚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全爭之厚薄哉賓曰若夫鞅斯之倫既
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
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熟
說夢發於傅巖周望非動於渭濱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
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無窮之勳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弦離婁
眇目於豪末逢蒙絕伎於弧矢班輸擢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廁伎
於彼列故密邇自娛於斯文後漢崔駰達旨曰往者楊雄設言客
有難立之尚白應以戰國之士若范蔡邕行垂譽相傾誑曜諸侯以
干濁世之寵或人亦有覩我之澹泊以此方昔問以難余余略依前訓以
報焉或說已曰今子韞韜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然下
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於贊已退不瀆於庸人獨師
友道德合符曩真蓋樹喬靡休涸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之答
曰有是乎苟欲免吾以此路不知其所以而失吾之度也昔堯令威而皋陶
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策合
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銘昆吾之冶也勅景襄之鍾今聖上之育斯民也
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
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墻而樓虛可呼銜鬻懸旌皇表非隨和
之寶也曝智曜世固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後漢崔寔答譏曰客
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
媵以納說或極楛而不辭或擊魚以自銜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集
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為光今子遊精太
清潛思九玄厲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嘗苦身樂逸而長勤
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甚策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答曰
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道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筭之路
鳳皇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肯種遂功

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祿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豪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鈎悔在竊焉刀被文食豢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沉緜濬壑栖息高丘雖無炎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後漢

蔡邕

釋誨曰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

今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器覃思典籍韞韞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曾不能登天庭序彗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小子惑焉胡老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晰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跌蹉之敗者已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說電駭風馳雲霧散雲披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擗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花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幸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世事體躁心煩暝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麒麟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與言願榮未副從而顛踏大河盈

魏陳琳應譏曰

十五

盜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死夫以清宇宙唐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究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魏陳琳應譏曰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生君鍾陰陽之美物摠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剥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群姦使已蒙尊省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弃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弃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沉淪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簞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責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

陣之權於清廟之堂一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子靈既喪叛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炎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祿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卓爲封蛇幽鴻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爲守仁惠爲慮若地之載如天之書庶故當其間管籥之聲則恐已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惟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後之病也是以虚心恭己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謹言賤巧偽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保言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五

言志

尚書曰詩言志 禮記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 詩之所至 樂亦至焉 毛詩序曰 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 論語曰 顏回季路侍子曰 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弊之而無憾 顏回曰 願無伐善 無施勞 子路曰 願聞子之志 子曰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又子曰 飯蔬食 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 又曰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子路不對 子曰 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 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 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飢饉 由也爲之比 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對曰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求也爲之比 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 非曰能之 願學焉 宗廟之事 如會同 端章甫 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 鏗

爾舍瑟而作 對曰 異乎 三子者之撰 子曰 何傷乎 亦各言其志也 曰

暮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風乎舞雩 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 家語孔子北遊 登于農山之上 子路子貢顏回侍側 孔子四望喟然而歎 曰 於斯致思 無所不至矣 三子各言其志 吾將擇焉 子路進曰 願得白羽若月 赤羽若日 鍾鼓之音 上振于天 旌旗繽紛 下蟠于地 當一隊而敵之 塞旗執馘 唯由能之 使夫二子從我焉 夫子曰 勇哉 子貢曰 賜願使齊楚合戰 兩壘相當 旗鼓相望 埃塵連接 捉刃交兵 賜著縞衣 白冠 陳說其間 推論利害 二國釋患 唯賜能之 使夫二子從我焉 夫子曰 辯哉 顏回曰 回聞薰蕕不同器 而臧堯桀不共國 而治以類 異也 回願得明王聖主 而相之 敷其五教 遵之禮樂 使城郭不脩 溝洫不越 鑄丘刃爲農器 放牛馬於原藪 室家無怨曠之思 千載無戰鬪之患 則亦無所施其勇 而賜無所用其辯矣 夫子愾然曰 美哉 德也不傷財 不害民 不繁辭 則顏氏之子有焉 孝經鉤命決 見孔子曰 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 以春秋屬商 以孝經屬參

史記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於龍上垣。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乎。陳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漢楊雄自叙曰雄為人簡易性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少嗜慾不及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傲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東觀漢記初光武適新野田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官當作執金吾安妻當得陰麗華。後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又馮衍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屢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旣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又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供養久乃投筆而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藝文卷

間乎。又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懋懋不得其意登山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又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不啻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張璠漢紀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賓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吳書鄭泉博學士有奇姿而性嗜酒閑居每自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舡以四時甘肥四兩頭反覆沒飯之億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令快乎。晉中興書畢卓為吏部郎中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魏陳思王曹植詩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晉阮籍詠懷詩曰天地烟煴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哭。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優哉遊哉爰居爰處。又日月明星稀天高地寒嘯歌傷懷獨寤寐言臨觴拊

膺月對食忘食世無萱草令我哀歎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弄明珠
甘彼菽菜藿食樂是蓬蒿廬豈効續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
路傍夕瘞橫街隅歌笑不終宴俛仰復欷歔鹽茲三者憤滿從此舒
又幽蘭不可佩朱草爲誰榮脩竹隱山陰射干臨增城又曰駕言
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
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復已來又曰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
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蟪蛄鳴荆棘蟬蛸願三朝采
采循羽翼又曰復一日夕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
哀楚思我故情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又曰鴻鵠相隨飛隨
飛適荒商雙翩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飡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
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與鄉曲士推乃手共言誓又曰鸞鳩飛桑
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栖樹枝下集
蓬蒿間上游園囿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又曰嘉樹下成蹊東
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惟粹堂上生荆杞又曰

藟

三

五

天馬山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
蘭凝霜霑野草又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
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駟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
鎰盡資用常若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又曰步出上東門北望首
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
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
心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
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又
曰徘徊蓬池上還願望大梁淶水揚洪波曠野泮茫茫又曰寧與燕
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又曰北里多奇舞濮
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
延年術可用慰我心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
宿瀟湘汜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又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
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

見夏思獨傷心 **晉傳玄**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
不應玄景招不來厨人進葷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為
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晉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
照園林青條若惣翠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東
鄰有樹三紀栽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隙禽不為巢短
翻莫肯任 又忽有一飛鳥五色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
搖羽翼百鳥于相和 **晉張協**詩飲敵夸瑛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
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邑人皆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
非吾城折衝鑄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宋謝**
靈運憶山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
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 又詩韓亡子房舊秦帝魯連
取本自江海忠義感君子 **宋謝惠連**詩夕坐苦多慮行歌踐閨
中房攏引傾月步檐結春風 **宋鮑昭**雜詩十五諷詩書篇翰靡
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空舌

七
七

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壁貶取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鄣遠
和我解珮龍襄犀渠卷帙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命不終 **齊謝**
眺冬緒羈懷詩曰去國懷丘園入遠滯城關寒燈耿一宵夢清鐘
悲曉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多懷
傷中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愁雲出北山宿鳥驚東
林誰謂人道曠憂慨自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竹栢心 又曰十五
學詩書顏華常美好不逐世間人闔雞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
玉不為寶一旦鷓鴣鳴嚴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 又曰
夕雲映西山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
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駘馬清河埃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
俯仰間英艷難久恃 **梁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黃
龍暗迢遞青泥寒苦平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
贈主人 又曰元淑勢位卑長卿官情寡三頃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
雲上挂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志不得忘言者 **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未

飲酒中散未彈琴華鬪索無旨翳昏昏有欲心涸鮒常思水鷲飛每
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暗出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又曰無悶無
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雲物漫漫疑行海千年水未清一代人先改
昔說東陵侯唯見瓜園在又曰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殊可
吐寧知炭欲吞顧重尺璧千金輕三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無
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又曰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冤梯衝已鶴列
翼馬忽雲毛武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流星夕照墳烽火夜燒原古
獄饒冤氣空亭多在魂天道一可問微子不忍言又曰蕭條亭郭
遠悽愴風塵多閉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誰言
氣蓋世且辰起帳中歌隋顏之推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
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讌或侍朝
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曲風塵闇天起吳師破九龍
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廟霜露宿朝市壁入邯鄲宮劍去襄城水
不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憫憫思舊都惻惻懷君子白髮闕明鏡憂
傷汝余齒又曰寶珠出東國美玉在荆隨侯曜我色卞氏飛吾聲已
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且夕駭虹朝暮生華彩燭兼乘價直
距連城常悲黃雀起每畏靈蛟之千刃安可捨一毀難復營昔為時
所重今為時所輕願與濁泥會思將如石并歸真川岳下抱潤潛其
榮賦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上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碌碌如石風興
雲蒸龍蛇合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
精宇宙流日八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
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且兮徘徊鎬京凌
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弃衡石而
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峻而臨嶽薛聽涯涓之波聲歲忽忽
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取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
踰望眇然臨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臨覽天地之幽奧兮統
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
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榮

立德與消其孰能寶名與身其孰二 **後漢**班固幽通賦曰系高瑱
之玄宙兮氏中葉之炳靈飄凱風而三平蛇兮雄朔野以颺聲阜十紀而
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然然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
迴眺兮觀幽人之髮髣惟天地之無空初兮鮮民生之晦在紛七遭與蹇
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四比兮昆為寇而喪子管寧兮孤欲
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五九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
兮丁由惠而被戮粟取吊于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叛迴宥其若茲兮
北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誥妣聆呱而
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六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
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詎物有欲七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
致兮夷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八蔭魏兮申重壘而存荆紀焚躬以
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
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九紘覆十實匪謀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
亦隣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十一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十二麟兮

漢賓祚于異代

魏陳王曹植十三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

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受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
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大何希世之大人聲天壤而作十四皇該仁
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綴十五一代之維綱僥余生之幸祿
遘九十六之嘉祥上同契於稷禹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
璞之始錐乃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十七之不變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
佇志鵬舉以補天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法御望前
軌而致策願後乘而安驅匪十八暹遇之短修取全貞而保素弘道德而為宇
築無怨以作蕃播慈惠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天
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十九貴祭而度俗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隅
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若朝濟而夕陰頤秋華之零落感歲
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二十鶴平北林擗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
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非二十一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
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魏**劉楨二十二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

曹豈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于格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
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日於朝陽輝藁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
芳噉玉粲以曜日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
遊觀周厯止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礧礧以廣其心伊天
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隅掣畔且乎南荆戢干戈於
內庫我馬執紼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莫以無
爲立道穆以普將翼雋入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場龍衣初服之蕪蕪
託蓬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魏**丁儀厲志賦曰覽前
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
克任賤善射而隕殘羨首陽之遺譽憎干駟之餘訕宗舍藏之偉
節薄鼎角之自干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鑒登險之敗績
頤清道以自閑瞻元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
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兔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爲戒眺壘
勝而自歎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真偽以紛

其
六

七

錯穢杯盃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閣恨騾驢之進庭屏騏驎於溝壑疾
青蠅之涖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
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願鍾子之既没牙輟絃而不作敦三思之彌憤勤循
墻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悔昨 **魏**韋鋌叙志賦曰胤鴻烈之末
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
辯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歎息思損已而降
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於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錄而序飾歷
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願儀服
而增憤心夕惕以愧惡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鄉士奏朝請於朔望
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過其如馳微竒功以佐時徒曠官其
何爲匪遜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訢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夏侯惇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慾以求歡苟抑
沉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善善信循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迤蹇
始絜操以迄今每適道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戰戰

以矜慄杜穢屢而防微斂規節以踐跡異天墮之祐誠勤恭肅以端厲
常苦心而勞形桑榆掩其薄沒既白首而無成世功多故吾固甘夫無
為名不足以為尚空勞穢以自甲永無事以安神故筆筆及之無知晉聚
據表志賦曰據忝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君羊士劍竹齊登玉陛待日月
久矣出為異州刺史大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以存不能無言因而
賦之曰過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調南
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鸞鳥之垂翼因神虬之光鱗浮眇末之纖質濟吾
身於天津貌盧敖之所涉階多主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覲汗漫之威神
情飄飄而凌雲意髣髴于真扶搖薄於懸圃增城鬱鬱以嵯峨被羽衣
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蹈糾紛之絕軌攀大椿之踈柯意翹翹而慕遠
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思條情戀戀於昊倉懷聖德之弘施情慘
切而內傷感有莘之媵臣願致主於陶唐晉潘尼懷退賦曰伊疇昔
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翹翔風以理翮異雲霧務之可
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多違奄就羈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

鹽車之嚴箴嗟遊處之弗遇奚鬱鬱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
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傳釋板以亮躬望投竿而
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晡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蒿箕
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晉傅
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則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
聖明穆穆清禁濟濟君羣英鸞鳥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
穢其馨德音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頤影慙形雖自白於殞越
懼恩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積
之日滋匪躬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顏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
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則兼
懷憂慮寔深雍可南面千載晞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求仁
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鳥之至情竭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
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收迹於蓬廬晉惠據述志賦曰
慕浮雲以抗操躬簞食之自娛羨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

差之溷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五負之沉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
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願大雅之先知緯明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
比舍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喻世而並榮舜拘忤於楚廩孔怵惕
於陳王紛述蹇之若斯何遭命之可常情恍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颺
駕鸞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聖詰
而砥礪舊羽儀而翱翔被蘭祀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
美吾珮之玲玲悲盛衰之遞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菅草以掩淚曾歎
而九咽 **晉陸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
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
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
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何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
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
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
復用心焉武定鼎于洛納胡受瑞於汝墳繇鳴鳳於百祀啓劬仲乎方震
苟天光之所炤豈舜族其必陳厭禋祀於故墟饗禴祭于東鄰禰八
葉而松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綿
邈豈孤人之能肖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
而弗順傳栖巖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
躍陳傾覆於楚魏亦陵霄以自濯五被刑而伏劔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
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
雖紛紜而相龍衣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脩
以自呈擬遺迹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
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躬
何物不感曲街委巷固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
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昔旨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
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勸徒行
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惋墮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
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瘁貌於曲玩迴川以攸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

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愍栖鳥於南枝吊離禽於別山念庭樹以悟懷
憶路草而解顏甘菓茶於飴苾結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
何興而不言梁元帝玄覽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裝賓之呂扇
廣莫之風蕭子襄惟九水作收三宮乃盱衡而言曰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唯地爲厚唯王國之粵義自王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
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既論儒而肅成復
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
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空弓隆將遊目於五湖夕結鹽於姑蘇臨
閭門之跨水從耳重關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波窟巍巍而我張
素蓋而縈洲嶼馳白馬而赴江施登舜橋而延首暇禹井而淹留御史
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脩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
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
會爰八命而建旗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西復緹幕於熊
車經釣臺而高邁過郢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龍表爲黃塵之丘臨
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悽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
夾江帶阡布獲井田通遠交迸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
田爾乃樹之榛栗倚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橘矧高宴於城隅駐五
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玉豹東野綿駒蘭缸夕燃合
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信珪而入朝駢駿駟而乘輶旣摠
司於戎旅亦兼飾於曲且貂勿幼墳筮和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
之簡懸針倒篋之書擬河獻之四具希淳子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
登春臺而目欣鑿金戶牖而長望混木鴈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絕
筆於獲麟又言志賦曰天文旣表人文可觀知負辰之來易信握鏡
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璧合而小連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
絃聞夏王之鑄鼎重農辰皇之播田聖車軌之未同宣彌媿於棟隆戮封
豕於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興璠並來遊於菟園悲元瑜之已
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閣直酒於南軒聞鷓鴣鳴而懷友聽
長笛其何言夙有尚於清靜叨再公鄩郢東規文命之穴南望鴻

崖之井遂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荆英每求衣於未
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勿休寔言酒之忘憂絕何楊之
妙舞廢綿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
寧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買煩桂偃蹇而臨棟石穹隆而
架門對灌木之脩脊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音天無雲而晝昏
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况登樓而作賦也懷海而思歸書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
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刑為掃除之隸在闡茸之中乃欲仰首伸
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僕與太子陵俱居門下素非
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躬勤之餘歡公舉事一不當而全軀
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積然李陵呼勞軍
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三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亦足以曝於天下

也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
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奉拳拳之
忠終不自明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三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且
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身幽冀其
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
勝記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為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
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口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
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

者五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元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久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奉去妻子戮力耕桑灌田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回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地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頃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詒解左書問

魏

卷

十二

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琴間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遨北邁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又曰昔日游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收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暝志意何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魏陳王曹植與吳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宴飲彌日其

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笳箏蕭蕭發音於後
足下鷹揚其體鳳翔虎視謂蕭蕭曹一不足倚衛霍不足侔也左顧
右盼謂若無人豈若吾子之壯志哉過展門而人爵雖不得肉貴且快意
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齊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
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灑心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之樂哉然日歲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
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
由緣魏吳質答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
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如保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
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公休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
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夏羣
下鼎沸軍書輳至羽檄交馳於彼誨取非其任矣往者武之世文章
為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流也其唯嚴助壽王

與聞政事然皆不損其身善謀六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
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又答陳
思王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
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迤邐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
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櫺檻於前殿臨曲
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
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
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襟懷眷而於邑者
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
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
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臨見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
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
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迭奏填箏蕭蕭激於華屋
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闢蕭蕭慎使貢

其格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

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集所
師表也

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大

既隆唯江南木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

量所能畢力吳會嘗憑朝廷之威

賴士大夫之謀以全克之舉除萬世之

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富有角

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為容

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

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

懼盈滿以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

明恕當不棄微志爾

盧諶書曰書及詩備辛酸之苦

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

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

不當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

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

繼所由而至自頃詩張困於逆亂國

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

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

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

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是歡譬言由疾疢

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爾夫才生

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

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

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

不能不以悵恨爾

齊謝朓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

閔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緡捨築

鬱鬱為上佐次則服秦焚而辭其

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

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參差萬緒

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相譚

之褻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疑峭中

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

言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偉

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

於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徇物

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

之所暗照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曖然揣

而論之寔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官

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

之務立兄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

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惶無

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

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臣刀筆

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

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

之間可亦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

黃金在握足此言粟斯容與自喜

亦復言軒義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

足長歎

梁王僧孺與何遜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

足長歎

梁王僧孺與何遜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

或吟謠况歧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
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涇涇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寶
不肖文所負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
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
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
列衣壤功勒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
所能及除舊布衣清畧方且抱樂銜圖龍訟謳有主且陪武帳仰
文櫬備駟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八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
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躡司隸慄慄思得應
弦壁言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鳥鷗雖事異鑽皮文
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訓左校聖
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禽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止極追
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外無奔走之友
內乏疆近之視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葉一朝捐弃以快怨者之心吁可

教

十五

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扣其悲曲
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露鋪草色風
搖樹影寒蟲夕叫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
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摘綺縠之清文談希夷之至
道唯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爾又荅江
琰書曰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即若披雲等鱗谷之清音比
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言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稅
以崇楹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况復以一離訴弃賓實淮然豈
復能使一筇可輕八廚斯引且登清漢乍弃黃汗望影析支爭塗再
楫其或躡林卧石籍卉班荆不過田畷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嗚嗚相勞
羨美黎黎含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屯具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取具之德作
頌罄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况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
長范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沒名隕同年而共毀譽言哉

